



ལྷོ་ཁུལ་གྱི་ལྷ་མོ་

无, 括里拉

東旺人

黄豆米 慈仁群佩 何金武 著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ལྷོ་ཁུལ་གྱི་ལྷ་མོ་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香格里拉东旺人 / 黄豆米, 慈仁群佩, 何金武著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0069-893-4

I. 他… II. ①黄…②慈… III. 村史—迪庆藏族自治州
IV. K29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1431 号

香格里拉东旺人

出	版: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印	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 民族画报社出版部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80 毫米 × 250 毫米
印	张: 27.5
书	号: ISBN 978-7-80069-893-4
定	价: 1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封面藏文题字：慈仁群佩

封面汉文题字：郭正英

责任编辑：虞晖 李莉

装帧设计：舒仁托娅 王京莉

摄影：何金武 祁继先 吴春光 柏林德

人旺東拉格西



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

ՄԵԼԳԱՅԻՆԴԻՏԻԿԱՅԻՍԻ







目 录

序一：东旺河	江巴吉才	6
序二：“塔”记	慈仁群佩	8
引言：东旺人	黄豆米	10
江巴吉才		15
七林旺丹		31
向·初称江初活佛		51
崩主活佛		61
吾坚仁增（康仲明）		73
初称更噶（陈建国）		89
张杰次仁（张新明）		103
江巴格丹（聂正光）		113
白玛初称（白少云）		123
江巴初称（江学发）		133
洛桑确吉江参活佛		143
土登曲扎（倪荣华）		149
聂中·柏玛丹增活佛		159
阿批（聂鹏飞）		169
居麦丁真活佛		179
洛桑朗吉（宋春生）		189
洛桑吉称		197
春扎		207
班玛（班建国）		217
扎西泽仁（普鲁华）		231



格 茸 吹 批	241
鲁 茸 土 美 (聂闻天)	251
土 登 初 称 (聂义龙)	261
齐 里 贡 布 (齐庆凯)	271
七 珠 七 林 (倪志高)	281
达 珍 区 批 (李志信)	291
扎 西 彭 措 (齐红生)	301
吴 坚	311
扎 西 农 布 (李志军)	319
泽 珠 曲 培 (祁继光)	327
格 青	337
江 巴 区 丹	345
格 桑 江 巴 (吴春光)	355
扎 西 次 仁	365
杨 章 次 仁 (杨继文)	373
鲁 茸 农 布 (王强)	381
丹 增 旺 杰 (齐中华)	387
喜 饶 坚 参 (杨文学)	393
阿 主	399
扎 西 彭 措 (赵建华)	407
鲁 茸 丹 增 (张学东)	413
慈 仁 群 佩 (祁继先)	419
后 记	黄豆米 433



序一：

“东旺河”

江巴吉才

我的老家东旺，是香格里拉县最偏僻闭塞、人口仅有几千人的一个藏族乡，地处与外界交通极为不便的东旺峡谷，是一个很少为世人所知的边地，我为黄豆米和她的丈夫何金武有心为东旺著书，由衷高兴，并同家乡人一道尽心尽力支持，经过三年努力，此书得以问世。付梓之际，作者请我这个东旺人写篇序言，我欣然应允，因为这对于温故知新，重新认知老祖宗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古老文明中的智慧，对于启迪和激励后人，颇有益处。

东旺是横断山脉里一条典型的纵谷地带，属于干热河谷，东旺河贯穿其中，我们的麦田和青稞地，我们的村庄，就分布于河两岸的谷底平台、山坡台地和附近的高山沟谷。东旺峡谷里有三十三条溪流汇入东旺河，人畜饮用、灌溉田地，全靠这些东旺河支流的水。我们乡与四川省乡城和得荣两县的交界地，是一片宽阔的高山牧场，上面有很大的原始森林和高耸的雪峰，不单水草好，出产名贵山珍，还是香格里拉县冬虫夏草的主产地。东旺乡一千三百三十八平方公里的辖区内，雪山连绵，山峰林立，山谷纵横，巴掌大块平地也没有，人均可耕地仅为一点三九亩，乡里人口历来都少，至今也只有六千二百八十人，其中藏族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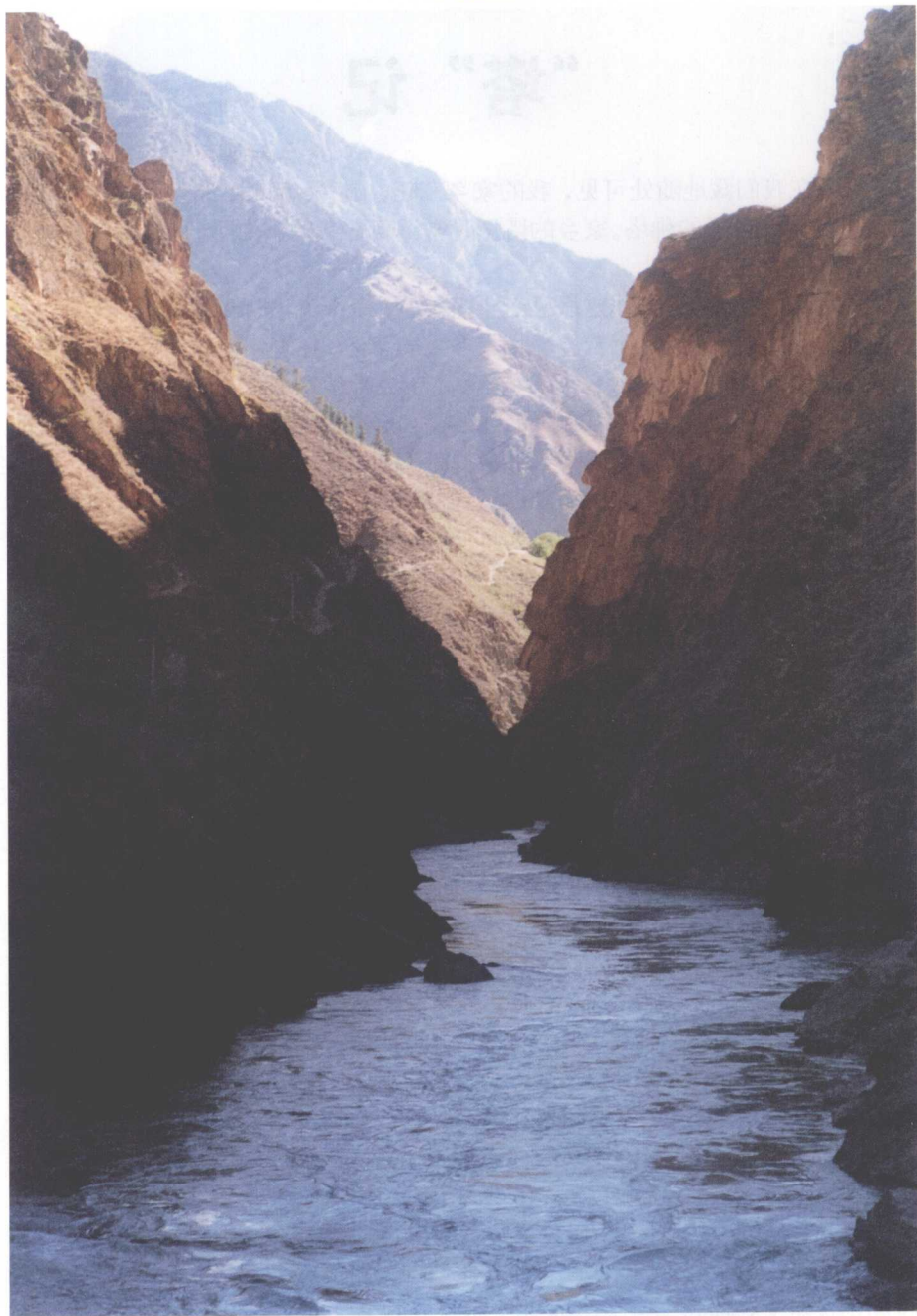
东旺在漫长的历史上，无声无息，近百年来，出了些人物，远近有点声音，本书作者被这一现象吸引，直接到东旺峡谷去体验，对东旺人进行长时间思考，写下这部三十余万字文稿的东旺人传记，这是东旺有史以来第一部专门写东旺的书籍，记录了东旺近百年间留下深刻历史足迹的先辈、众多默默无闻的祖辈和正在这个时代奋斗不息的人们，书中因此贯穿了一条东旺人的基本精神和香格里拉的智慧。我的祖辈在东旺生活了不知多少代，我只能追溯到上五代的名字和点滴经历，我在祖辈居住过的碉楼里出生，喝着祖辈们喝的门前流过的山水而长大，所以，我从书中人物在东旺峡谷里共同走出的非常艰辛的道路上，看见了另一条东旺河，那是精神上的东旺河。

地理上的东旺河是金沙江的一条支流，精神上的东旺河也像实际的河，一样地汇入大江，一样地润泽两岸土地。期望我们的子孙们把这本书当作一部家书，静心读一读，结合自己人生道路上碰到的问题，慢慢体会其中的道理，体悟一点，应用一点，让书中的“东旺河”浇灌我们的心田，培植生深我们的根，并成为这条“河”的新源泉，使其源源流长。

是为序。

2008年写于昆明金牛小区云南省人大





东旺河上游。



序二：

“塔”记

慈仁群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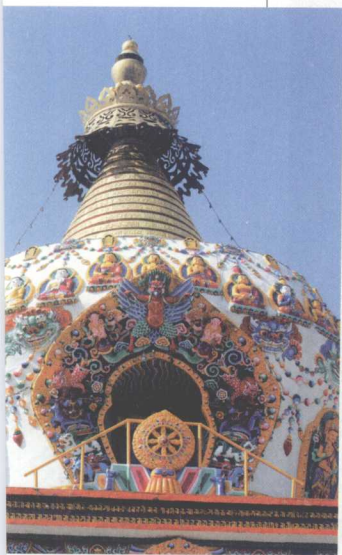
佛塔在我们藏地随处可见，我的家乡东旺，山脊、河畔、路旁和村边，醒目之处皆是各式各样的佛塔。家乡的塔影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们藏族人民心目中，塔，是神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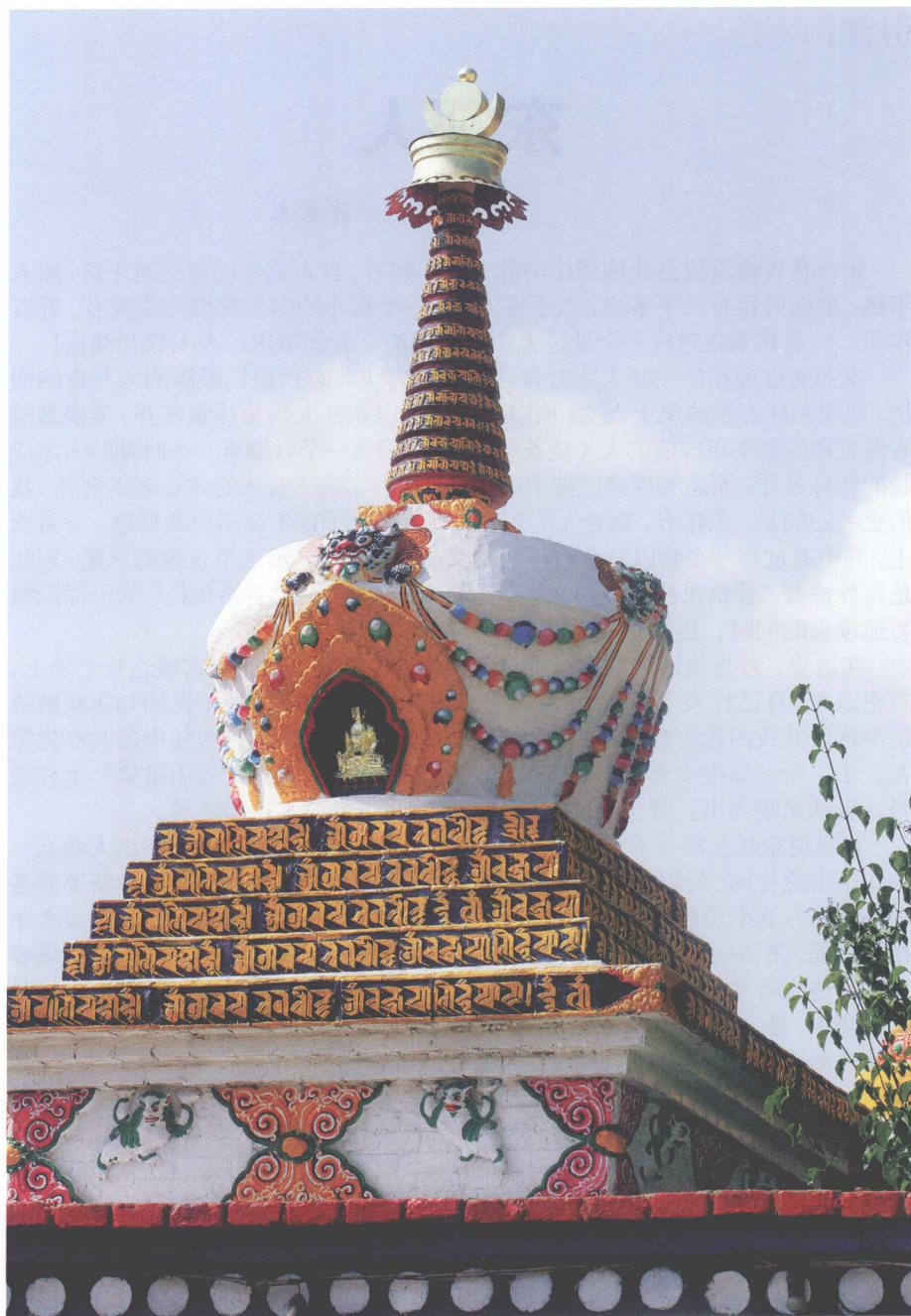
我在北京上大学、工作定居已三十多年，生命中大半时光留在了异乡，对故乡故土的渴念，无以言表，我曾想按家乡古老习俗，在老家村口建座塔，进而又萌发出另一种想法：为什么不用自己所学专长，为整个东旺建一座“塔”？一座用文字砌成的无形之塔，同建在东旺土地上的石砌土夯成的佛塔异曲同工。我30余年翻译、编审和出版的藏汉文图书上百种，遗憾的是，其中没有一本写东旺的。东旺人家基本没有家谱，过去也不注重记史。东旺近一个世纪以来，尽管出现过不少风云人物，却唯有新中国成立后编修的地方志对此有零星记载。为此，我感到自己对东旺负有的使命——应该为故乡立一个有益千秋的“塔”，即出版一部记录近代当代东旺人和东旺人文的书。这对未来东旺人而言，足以励志。同时，将来也可供专家学者研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一个群体的生存状况、理想信念及文化心理等。我这一想法在同乡们中间引起共鸣，都认为此事值得一做。天随人愿，碰巧在这段时间，结交了诸多的东旺朋友，并与迪庆结下深厚感情的何金武、黄豆米夫妇正向“香格里拉东旺人”走近。

多年前，作家黄豆米托人请我为她即将出版的新著《朝圣梅里雪山》做点藏文翻译，因此初识了她和何金武。那时，何先生是位老记者，他供职的工人日报社与我所在的单位同在北京的东城区，属于未曾认识的在京工作的云南老乡。因为翻译之事，我与这对夫妇在京首次谋面，一见如故。次年，我回迪庆参加“中甸县更名香格里拉县庆典”活动期间应邀参加了在县城举行的《朝圣梅里雪山》首发式。此时，何先生几年前在德钦县拍摄到的黑白照片《梅里雪山圣照》在迪庆已家喻户晓。我们再次见面，彼此很默契，有意写东旺这本书的事一拍即合。2005年4月，他们夫妇有事同来北京，顺便到我办公室采访了我，由此开始了《香格里拉东旺人》这本书的采访、拍摄和写作工作。

三年来，由黄豆米主笔、何金武负责摄影、我做文字资料及最后统稿并同妻子李莉编辑出版，得到了以江巴吉才和陈建国为首的家乡人的大力支持，人人添砖加瓦，如今众志成“塔”。它是关于东旺人的第一部书，在我们这一代东旺人手里，终于把雪山峡谷里积淀成的东旺人文、东旺精神，以及百年东旺人的足迹，以“塔”珍藏，为后世开个头，遗留下个福祉，以此寄厚望于未来的东旺人。

2008年写于北京奥运会前夕





佛塔。



引言：

东旺人

黄豆米

东旺是香格里拉县北端雪山中的一条小峡谷，自古至今远离交通干道，旅人不到，里面居住有二千多户，六千多人口，一个很小的穷乡僻壤的藏族乡。近百年间，就是在东旺这样一个地边人少的小山沟，人物辈出，令人叹为观止！

本书通过现在的东旺人物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记忆最深的人与事的回忆，展现东旺百年的风土人文。所以尽管此书以东旺人物为线索展开，笔墨却没有侧重在颇具实用价值的人才成长的问题上，因为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人才成长的特殊条件，而总的规律已被中国古贤们说尽，东旺人才的成长毫不例外。我们更关心的是，东旺有，别处无的东西，还是那个千百年说不尽的话题：一方水土。书中通过每一个物以及各自平凡的父母祖辈，来展示这个永恒的话题。东旺是世外桃源“香格里拉”的一小部分，此书注重把东旺“香格里拉”的一面以普通读者的同时，也给东旺人励志。

在这里，首先给读者勾勒一下东旺人物的轮廓线条。迪庆雪域这片土地上，有史以来，自己打天下坐江山的，首推来自东旺的汪学鼎，他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夕这段兵戎四起的乱世，由东旺起家，称雄迪庆几十载。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闻名一时的全国民兵英雄“雪山雄鹰”七林旺丹，也从东旺飞出。常言道：此一时，彼一时，好汉不论当年勇。

如果说东旺在动荡不安的乱世出人物，那么在治世怎样了呢？还出人物么？换句话说这样问：东旺出得了乱世所需的比较单一的英雄，出得了治世所要的各种人才吗？我们放眼在各地干事业的东旺人，不得不感叹：今朝人才，如泉水不择地而涌，济济一堂，其中以具领导才能者最为显著。比如有当今在外担任领导职务的迪庆籍官员中级别最高的副省级干部江巴吉才，他和妻儿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东旺人，他在东旺从做最基层的村干部起步，是一步一个台阶走上来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建州至今的五十余年间，有过八位州长，其中两位是在东旺出生、读小学、工作的，即康仲明和陈建国。康仲明是第六任州长，为自治州历史上任州长时间最长的一位，陈建国是第八任州长，为现任者。目前从东旺峡谷出来做国家干部的，有国家副部级二人，司局级六人，副处级以上三十余人。从东旺峡谷出来的人中还有许多是某一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比如，在北京的司局级干部祁继先就是当今中国汉藏语翻译界的权威。迪庆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特殊津贴的极少数人中，东旺人就占两名，即向·初称江初活佛和倪荣华教授。迪庆藏族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今日迪庆佛教界德高望众、位于领袖地位的两大活佛——老活佛向·初称江初和中年活佛崩主活佛，都是东旺人。迪庆藏医始于东旺人的哈咱活佛和向活佛师徒俩，迪庆藏医院是以东旺藏医为骨干、由向活佛一手创建的，向活佛曾被认定为中国五百名医之一，他整理出版的哈咱活佛遗著《藏医临床精要》是迪庆现存的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在印度成书出版



的《中甸源流》(汉文书名),为藏族学者论述香格里拉县历史的首部著作,该书作者、高僧丹巴坚赞是旅居印度的东旺人。东旺人中正在成长的青年学者,有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后在北京工作的扎西次仁。如今像东旺这般人才层出不穷、人脉如此旺盛的乡,在迪庆境内还没有成双者。从中不难看出,东旺百年来所出的人杰,无不显出同一种本色:豪杰,他们身上彻底呈现出了康巴汉子的天性。

具有这样非常活力的东旺,是个怎样的地方?有怎样的历史?这些在地方县志和地名志中讲得一清二楚。就东旺这一地名,我们又请教了向活佛。向活佛是了不起的高僧,他以我们常人达不到的那种大境界来诠释,以常人听得懂的话来表述:东旺的意思是人才宝藏地。老活佛的见地又一次印证了前人的结论,可见,东旺是座人才宝库。另外,老活佛从宗教上解释的话,不妨在此留一下,以待有心人,他说,莲花生大师在东旺藏下伏藏,后人来取出伏藏后,东旺这地方才有了人居住。

凡人与超凡者对“东旺”的解释都是人才宝库之意,那么,这座宝库于何时开启?让我们到地方县志史料里查找东旺人的历史脚印。

东旺人在历史上印下鲜明印迹,是在清末民初康巴地区空前动荡的岁月里,之前的印迹似有似无:元代马背上的蒙古军队曾在东旺河畔驰骋过,蒙古人的背影消逝后,留下了“花拉”这样一两个村名,“花拉”的意思是没有被蒙古人占领的村子,蒙古军马队带来的藏传佛教新兴的最大教派格鲁派(俗称黄教),落地生根。明朝,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兴兵中甸,历时七十年,直至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占领东旺的天生寨——今日东旺乡新联村委会所在地的满布江(“江”,藏语意为纳西族)村,木氏土司才控制了中甸全境,并在东旺移民屯垦,建了满布江和达布江等几座纳西族村庄,随后这些纳西族被当地人同化,今日仅存了纳西族村名。经历史上这两次大的文明输入后,东旺人如其所处的深谷底壑一样,静静地消化吸收,在狭小的峡谷里自由自在地生息繁衍着。他们在高山牧场上放牧自己的牦牛,在庄稼地里种自己的青稞,藏传佛教信仰和山神崇拜足以安抚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依照古老习惯观天时查地利,用以安排生产生活、做大事小事,一切听其自然;为保持家庭财产不被家庭成员所分散,形成了一夫一妻、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的各类婚姻形式的家庭,婚姻形式虽然有别,但家庭生活没有区别;男人们在放牧耕地之余,打猎、械斗,女人们生儿育女,主持家务,夫妻平等,家庭和睦(我们在此需插一句:东旺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家庭的忠诚与责任感,早已是东旺人血脉中的一部分,从书中每一个东旺人身上,都见得到这一古朴的美德),峡谷安宁。东旺可以于几百年间与外界隔绝,保持着芬芳的世外古风,还有一个地理上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东旺峡谷山峻水





险，地乏人穷，自然环境和物质上都难与外界交通。即便是今天，亦如此。

上个世纪初，官家兵马剿杀匪窝“岩石三部落”，并把这里由四川的巴塘划归到与之地界相连的迪庆的东旺（今日新联村委会下属的村落），几年后，与东旺接壤的四川乡城几个县的土匪，开始对东旺峡谷连连掠劫，土匪抢剩之物，又被官家搜刮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没了吃的，没了穿的，意味着死地。今日思索，不因为生存被逼入死地，在历史上从未露面的东旺人，没有任何背景，几被世人遗忘的东旺人，哪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成为强中之强？这印证了中国古圣人之语：厄穷见人杰。

时过而境迁，只有东旺自然环境亘古不变，所以，苦厄的积极意义始终对东旺人有用。东旺人主要接受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的熏习，信仰与日常生活为一体，生产上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半农半牧，它几乎没有可供史册记录的内容，还属于一片未被人类文明过早开发的处女地，这些大概是它一旦被外界逼紧而激活后，百年来人才辈出的历史因素。

我和何金武于2006年的6月第一次进到东旺峡谷。由香格里拉县城往北而行，一路是美丽的森林和牧场，过小雪山，过游人如织的香格里拉大峡谷，上来到大雪山垭口处，这一路就是东旺人走出峡谷闯天下的路线，所以我们停车观看，想感受东旺人所走的路。蓝天上白云低垂，垭口处大风呼啸，拉成帐篷似的五色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往东旺所在的前方展望，山峰层叠叠翠，直达天际。垭口的山坡开满山花，怒放的杜鹃花如海浪起伏，六月了，这里才春暖花开。与公路隔条山沟的山坡上，杜鹃树林很深，花开满树，我们在花树下发现了一条颇有些年代的石板小道，被踏磨光滑的石板上，印着人的脚印窝和马蹄印，原来，这就是通往东旺的古道，没有开通公路前，东旺人沿这条驿道翻越大雪山而出，眼下，初来乍到的我们被无人过问的灿烂山花，惊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想弃车徒步，沿着花海中的古道诗意而行，一直走到东旺，所以，哪里分得出心思来这样想一想：没公路前的东旺人，他们翻越雪山的种种苦处和悲壮！

我们的汽车越过大雪山垭口，向北继续前行。国道公路在接近四川地界的地方，分出一条乡村公路的岔道，迤入森林深处，这就是东旺乡的土路了。国道公路来到这里原本就难见上一辆过往的汽车，人烟稀少，岔入东旺的路，显得更加寂寞，如果没人指点，你难以想象里面还有村落，至于说里面有个出人才的峡谷，想都不会想到这上面去。如果人才也像珍宝一样可以直接眼见，如果时光倒退一两百年，探宝者来到这个入口处，尤其是过了东旺乡道上的悬崖绝壁夹道的险隘桑尼扎古（胜利关），那么，宝库这就展开在脚下了一——现在我们就伫立于路边鸟瞰下方，一条在夕阳中闪闪发亮的峡谷猛然跃入眼帘：光秃秃的山峰，裸露的岩石，谷底台地上座座白色的碉楼，碉楼四周金色的梯田。给我们这第一眼



的印象是什么？它是纯粹的康巴藏地。东旺峡谷里这些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山岩和建于岩石上的古堡般的洁白碉楼，它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康巴藏地的阳刚之美。如果再问为什么要在岩石上或者是险要处建碉楼居所，就会明白，什么叫做东旺。

由于东旺出了那么多人才，这些人从小立志要冲出东旺，他们不仅兑现了自己最初的愿望，而且各自创下一番身在东旺时想都不敢想的事业，所以，我们才注意到东旺峡谷的狭小。其实，东旺峡谷与一山之隔的旅游胜地的碧让峡谷相比，算是宽敞的了，同后者那种一线天的奇、峰回路转的幽、峡谷中溪流的柔一比较，东旺峡谷就是个粗犷的干热河谷。东旺河发源于四川理塘大草原，向南流经乡城县，入滇后，横贯东旺而过，向西流到四川省得荣县并汇入金沙江。从地图上看，这条河没拐什么弯，贯穿东旺时也比较直，所以我们在东旺境内，只要站在山的至高点上，一般都望得见长长一段的河谷，以及坐落于河两岸陡坡上的一个个彼此相望的村庄，这样的村庄之间有个很美的距离——能够望见对岸村子晨昏燃起的敬佛的桑烟，却听不到那里的鸡犬声，不闻他人的俗音。两岸纵横着无数的山谷沟壑，那深处还坐落有许多村子，深藏得人要走到跟前才看得见。

东旺的山石头多，山势陡，好在由河谷到山巅分布着一些台地，人们在上面建村庄，开梯田。台地边就是山崖岩石，东旺的先人们依山崖筑屋，在磐石上耸立起一座座适宜当地气候、于军事上既可防御又可主动出击的碉楼，这种建筑，无论是实用性，还是从实用之上派生出来的象征意义，对于东旺人心理气质的影响，同自然环境的作用一样，都十分直接。台地有限，提供给人生存的平台有限，所以只要有一点可安身立足之地，东旺人就在种不了粮食的岩石上，筑起一座稳如山的碉楼，在有土的地方磊梯田，耕田种地，如同落入石缝的一粒种子，最后从崖岩中长出一棵大树。这情形多看几眼，你的身上仿佛都有了力量。

东旺石头多，但东旺的碉楼不像相邻的乡城县用石头砌墙，而是用土夯成。东旺盛产坚硬的石头，却也不缺少黏土，人们就地取土夯墙盖碉楼，打炉灶，这种土所夯的墙，冬暖夏凉，所打的炉子，十分好烧。村庄附近有日常所需的黏土，山上还有可制陶器的黏性更佳的土。这好土怎不让人联想到东旺人性格中的另一面：东旺人感情的细腻，做事的缜密。东旺人穿的衣服，是女人纺织织布、男人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每个家庭主要的针线活都是男人做，一方面承担家庭最粗重的活儿，另一方面要做最细心的针线活的男子，其生存的智慧可想而知。

书中所写的现在的东旺人，个个少小立志飞出东旺峡谷，按我们现在的情形来看，应该是父母要求的结果。事实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处的时代吃不饱穿不暖，父母最需要子女为家里干活，孩子最好的出路是被送到喇嘛庙，出家做受人尊敬的僧人。所以，是时代，是他们的小学老师，培养了他们的现代志向。而他



们的母亲们,则不仅自己死守东旺,还想方设法让子女也按自己走过的路生活下去。东旺人讲究孝道,绝大多数家庭父慈母爱子孝,于是,孝顺的东旺人出外发展后,出现了两种情形,一是主动调回东旺工作,留守故土以支撑门户,二是回不了东旺的,要为延续老家那个古老的户名而承担起应有的义务。母亲们的固守以及要求子女们为之付出,难道只有弊?反过来琢磨,觉出一种藏在背后的奥妙:她们是要让东旺游子们时刻记住自己的根,并从根上源源不断获得精神上所需的外面世界又缺少的特殊养份,比如东旺峡谷恶劣的自然环境使人自强不息的动力,比如与时俱进的敏锐,比如浓厚的藏文化熏陶出来的内心安祥的能力,等等等等。

东旺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历经几千年的积累沉淀,到近百年间,终于江山代有人才出,迎来它第一个黄金时代。我们有幸为东旺人做点历史的记录,写下这本书。本书所写的人物,主要选取他们生活经历中的童年往事和青少年时期艰难成长的片断,为什么这样?因为童蒙不知事,没有主观意识,发生在孩童身上的事,是反映东旺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风情的一切与人有关的活动,是最为真切的东西,最为客观可信的东西。通过每个人物的这段零星记忆,使东旺这方山水,原原本本,活灵活现地凸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提供一个以人的角度解读香格里拉的途径,这不仅直接,而且可以把握到其脉动。另外,对于人类学研究者或许会有点用处。书中人物的青少年时期,生活得单纯朴素而困厄,就像东旺峡谷里的每一只雏鹰,练翅膀,练飞行,大家面临一样的问题,先天条件好的,飞得快,先天条件差的,飞得慢,不管快与慢,都飞出了东旺峡谷的天空。随着现在东旺人的经历而介绍出来的历史上的东旺人和东旺历史,也是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东旺百年间的这些人物,给东旺留下了第一笔精神遗产。我们在三年的采访和写作中,对东旺人那种充满朴素睿智的学习和感知大有展进,但我们笔拙,书中不如人意之处很多,尤其是书里涉及到那么多的人,而书本身的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尽述,颇感不足,但毕竟这是一本以记录每个人在东旺生活中记忆最深的内容为主的书,难以全面,只能抛砖引玉,以待来者。